



唐書

卷三



特
伊8
1735
247



特
1735
247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唐書百四十三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臯竒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卽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塞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爲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言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所購以贈
君山田一
郎君贈資

新念圖書

王且敗不足憂帝竒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劔南爲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劔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劔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爲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因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瘡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柄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案百牘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

有訖而科斂無涯爲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爲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劔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書賀

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絕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敕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湯浚見其文曰一第恩子耳有司

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沉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疆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

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疑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殿芻良馬官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馱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

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

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徭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瘞戰死露齒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荆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

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謀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灤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彼謂其聲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笞箠而盡船獨聲齧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笞箠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齧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慙帶乎笞箠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齧於鄰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笞箠全獨而保生能學聲齧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

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卽上言臣州
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耄孺騷離
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十餘屯一有不靖
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
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
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
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
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

郎回銜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旣長以梯聞擢明經遷累大
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
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

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
海潮溉屯田墾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
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
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
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未
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
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旣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
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
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使所
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玠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承首謀
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
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笞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負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劔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治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宦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絕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

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旨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流涕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郢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廩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繁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卽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

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計百司長官二負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子存慶字嗣德貌偉岍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祕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

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臯領湖南江西表佐幕府臯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漑灌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卽真暮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

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翊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衛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祿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翊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卽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

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祇自敗耳。翊曰：大夫卽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翊凡百餘戰，禽首領七十，單問遁去。復遣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鬱、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翊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乘間來襲，翊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

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涇水。京兆主供擬饗，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翊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旣至，開田二十餘屯，修器械，皆良金壽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肅。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遷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擢累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爲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翊，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爲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忠惠。翊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

慰

省寔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爲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治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祕書監分司東都卽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爲盜區凝以彊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洵自永陽赴敵凝大宴謂洵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慎毋戰洵意銳日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卽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橫不能禁凝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

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乘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蓄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馱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旣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臯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臯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牛界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開如初創驛候作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

間

觀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詔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
會初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
洞納質供賦不敢桀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
百餘負畏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註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劫相矜
申禁切無復犯外蕃歲以珠璣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
嘗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夔蠻抵
蜀擣關不備詔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
十贈太子少保諡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
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
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橫
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卽詣載請速處其罪載

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
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
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
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與相論
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真潞
州募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
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
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爲鄂岳
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慎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母死京師
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母訃告
之卽爲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
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

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卽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時諸鎮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僉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鎮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肅後更諡懿祕爲大官居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祿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郝辛列傳第六十八終

唐書百四十三

來田侯崔嚴列傳第六十九

魏州魏縣人

唐書百四十四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間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眾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瑱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洎薦之興塊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瑱川賊攻瑱川方積粟多瑱完堦自如手射賊皆應茲什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瑱不應前後俘殺甚眾賊懼目為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炅會嗣號王巨表炅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節度

及古同

兩京平封賴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敗於相州詔拜陝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翹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隋郢復十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又戰汝州獲馬牛橐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已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隋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卽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行軍司馬裴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卽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黃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穎泗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戎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瑱瑱懼

鎮

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戎圖之戎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戎以兵脅代是無名也戎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戎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瑱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戎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

尉負外置及鄆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
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
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還
襲襄州別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義
殺昭帝以崇義爲節度使代瑱既而爲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聽
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茂者始以蔭爲京
兆司錄參軍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移襄州又爲行軍司馬遇之厚
及瑱私漢上茂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輕褊少
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爲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爲平盧兵
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
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

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敬釭鄆
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
遂大掠居人貲產發屋剔竈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
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
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敬釭降之朝義聞乃
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
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
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倨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
鈞禮乃折節謙損既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
卒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
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
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敷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己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確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烟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進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衛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遷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勞耳白其冤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劍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旣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輦迎入成都以夸

唐書百四十四
四
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爲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卽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卽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勝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爲前軍英幹爲左軍嘉琳爲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卽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爲韓澄所殺於是劔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爲山西劔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劔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中

數騰書陳英乂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卽授之使不疑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繒錦數萬辭卑約甚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爲節度使大曆三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寢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汗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卽建白擇御史
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史宰相楊炎怒
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寧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
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邰覆沒
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
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卽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失
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
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
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
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
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
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

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
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
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
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王翊振武李建徽鄜州及
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
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卽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
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
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
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潛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翊
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翊懼賊追
卽呼曰旣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卽諷翊以聞會泚行反間而
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整屋尉翊逼

唐書百四十四
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欬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籍其家中外冤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資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妾任素驍果卽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旣降詔隸劔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爲刺史旣敗收餘兵沿江而下

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別駕張忠城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蠡黯確顏皆擢進士第蠡字越卿開成中爲戶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堯字野夫乾符中爲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爲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堯簡悅不曉事但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早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早爲卽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髻髮堯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

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絜意邪公宜敕有司道朕斯意贖乃具條以聞擢貞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顏位皆郎中

嚴彌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卽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卽誣奏貶賀州司戶參軍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瑱奉使東

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來田侯崔巖列傳第六十九終

西川忠鳳堂
氏甫回甫甫

唐書百四十四

元王黎楊巖實列傳第七十

西川忠鳳堂
氏甫回甫甫

唐書百四十五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鎰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寢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為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

及古閣

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卽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已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哀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卽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

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閒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爲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已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

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
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
雖禁中不逮帝盡待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警然不悛客有賦
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
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
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
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
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
儻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
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
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
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

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
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
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
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没入掖庭德宗時始
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
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
初楊皎紀愜等合貲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
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
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縝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
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
伺變恃載權牧宰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
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三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游京師不見調
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
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
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
載廉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
以麻總髮持竹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
以獻上字言一事卽不中以筥貯屍席裏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
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圍者願罷諸州團練使
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
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
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

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
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河
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河
南副元帥捐軍資錢四十萬緡管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詔
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東
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
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
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
侮雖載亦疾其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
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如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
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
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

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殿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爲禳馱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繙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貨繙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內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鏤珮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幟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

爲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繙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姘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况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頊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卽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頊崇敬等曰頊等

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禘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

頌

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三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爲

乎

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鮪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邵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卽有邵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旣用玄說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

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牲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爲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猷爲日旣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

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爲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疆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爲臣勢實爲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汛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爲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願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爲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與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舸船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

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霖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磴八十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卽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謀投礫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培冒財賄貲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卽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

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
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
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
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
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
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
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
館修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
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
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爲李楷洛碑寘
于壁日諷玩之及卽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卽拜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

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
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
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
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爲相言於
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
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
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敝蠹莫與斯甚
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
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
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爲版
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
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

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赦至德後天下起兵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賊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

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論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

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却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旣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寘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燬旱人情騷攜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卽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荆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

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么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奈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爲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

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旣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爲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賂狼藉，故杞引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爲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

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旣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伎害根中，不能自止。毗睚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久之，詔復其官，謚肅。敗左丞孔戣，戣之更曰平厲。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嗤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祕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

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遊湖衡間以妖幻
詭衆姦賊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
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譚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
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
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
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
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
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
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
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
載所厚可乎答曰如郢才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卽日
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

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隸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宰相楊炎請屯
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卽奏舊屯肥饒地今
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
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
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
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餼丁三百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獲不酬費况
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貲費倍
之是虛畿甸事空徭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
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
而諸城闢田炎不許渠卒不成棄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
報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卽流也流有

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偽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
今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
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
同徒卽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
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填委章程紊撓
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
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
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
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
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卽逮捕河中觀察使趙
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
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內忌郢才因按蔡廷王事殺

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樞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
內慙忽忽歲餘卒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
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
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
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
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
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
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慙往謁
參參不顧卽去婺州刺史鄧珽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
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
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

按直其侵蟻彝後佐曹王臯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嘗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屏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舍垢不忍發其息容得傳襲邪祥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訶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

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疏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虢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郡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入貲產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爭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榮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疏忌請貶榮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

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榮死諸竇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祕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譏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媚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卽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首舉乃命爲真貞元七

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淫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答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殛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鄴舒以俊

劇

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縉言福業報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鼎折足其刑剗諒哉

元王黎楊嚴竇列傳第七十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甫

唐書百四十五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西川忠鳳堂
氏書印甫

唐書百四十六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安交遊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偽冒栖筠剖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眾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

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縣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卽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

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沖吳何負等超拜學官爲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卽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爲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爲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爲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莫陳恂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恂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爲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

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爲京兆
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
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
是怙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鄆雜侍栖筠以任國
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爲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
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
爲墓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爲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爲太常博士
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
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
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

焉旣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
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
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
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
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
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
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
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
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
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

帥
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師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劔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旣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

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卽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卽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司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間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才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

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摘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寶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方

万本道作遺
遺作道

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負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厖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

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
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
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
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
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
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
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
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
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
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
恩不可為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為不可故
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

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
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
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為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
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
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
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
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
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
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為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
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
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
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

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屑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垪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

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修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臥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鄴籍在軍不得爲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

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鄴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卽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卽詣軍修謁鄴以爲不可詔爲去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資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駟江淮諷諸道

輸貨助軍。鄜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繁鄜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鄜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鄜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鄜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鄜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擿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

上言：「因事告事，旁訟它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迴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駉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礪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礪乃自言爲崇魯誣，汗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昧，仰藥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

詠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確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剛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終

唐書百四十六

唐書百四十六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唐書百四十七

王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文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疊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効遂獨

舉

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瑄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孳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

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大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

魯炅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炅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泚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炅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

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
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吳摯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
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
仲犀合兵援吳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吳城中食盡米
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吳
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
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
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
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
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吳故吳得與賊相持踰
三月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
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吳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

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
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初賊欲剽亂江湖賴吳適扼其衝故南
夏以完策勲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
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
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吳中流矢輒奔諸節
度潰去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吳鄭陳毫
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羞惴仰
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于武工
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
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駮馬馳支都不
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

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
渾王子悉異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停城進白水軍使
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
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
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屨面不已帝嘉之從
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
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
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
顏子用及封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殿苑
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
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

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
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
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
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
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勲每入朝所在暴鈔至
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
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諡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
及雲京帝必愆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
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從弟京杲字
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吝加異後
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盪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

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爲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肅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謹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卽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卽拜河清涇原節制使安定郡王

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謀人誅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貲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鑿遂害河清況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況太子中舍人況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芄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爲亂支黨繁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卽詔芄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芄兼亳州防禦使護陳賴饒道便軍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

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芑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劔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壻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

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卽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昌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度劔南又與子昇

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斃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

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郃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

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炆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劔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三歲歸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

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洛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衆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洛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瑱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瑱爲洛州別駕使守洛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

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安安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勲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

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卽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貞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復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

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旣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

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陝州大都督

盧士攻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攻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攻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攻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攻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虢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一終

唐書百四十七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唐書百四十八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滂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畱彰母所旣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辟炭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炭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人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毫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供擬讓不受時避其能然猜阻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畱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

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圍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後爲賊攻焚廬聚破屯柵通大懼重墜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畱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

寶未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卽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卽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畱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

爲已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亾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鬪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

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菽豆醋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

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廩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廩皆廢而閑廩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歧陽收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歧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子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

茂昭爲畱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媢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畱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旣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

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駟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諡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骯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姪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

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爲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爲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

共安危哉吾城固土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饑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齋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

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
党項破射鵬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
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
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
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
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
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
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
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媼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嚙流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授右武衛大將軍分
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
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卽擅

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
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
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哀兵招亾命收銀刀亾卒艚匿之及徐城
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衆喜牙健
趙武等欲亾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搖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
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
釋甲請爲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
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卽父兄振袂而
唱內外必應銀刀亾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
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
須助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助至捕覘者知其謀卽竊
偶人割虛幟而詭路襲苻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

戰雖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
決汴水絕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傅城不
克攻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
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
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
蘄虹諸縣皆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
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問策所
出因教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
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
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
亘三十里使騎鳴鑼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
賊來降六十人安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卽殘魚

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
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
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
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鄆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
兵二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
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
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
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
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
節度使令狐絢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
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遡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
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

唐書百四十八
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
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
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
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
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
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
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
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辟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
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
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
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
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

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
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
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
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
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策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
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
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
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
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
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
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
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卽犇

唐書卷四十八
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迴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眾不軍。妄言有神。諱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諭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畱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感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毫。出不意。宿圍

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耶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毫。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

斬其子於京師吳迴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
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貨儲蕩然乃四出剽取
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雖破十餘州凡二歲滅
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徙節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
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
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郟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己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己
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
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
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
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

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
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
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
之其弟淡險人也恥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
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洧赦不罪

劉澶盧龍節度使怵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
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怵得幽州不
三月病且死澶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
事故德澶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
子爲副大使澶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
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
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

羅令則詣灘營。妄言廢立以動灘。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灘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懾，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

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

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鑄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惇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輿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

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亾弔乏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畱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畱闕下帝勞曰昨韓

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畱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俊各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

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牟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曉代而士卒愛布願畱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郟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成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

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畜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

兵怒不肯東眾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眾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眾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首謝帝曰臣觀眾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鑷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鑿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鑷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縊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太平三

為武寧一為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眾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畱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

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貲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母畱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袤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鄆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郭左百賈州聚異時為虜剽鼓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充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謂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並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廷英賚問優緝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亾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

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亾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

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
寰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愧不自安願畱京師遂
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之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
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
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為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劔相矜
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
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
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
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
非痛洗漑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麤武不
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

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
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于蕃厚憲誠
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
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尊
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
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為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為先鋒閱
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為貝州刺史魏亂奔
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謀
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
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
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為負宜

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李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為備鬪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湏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徒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弈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終

唐書百四十八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

黃川屯鳳崗氏劉田牛

唐書百四十九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栢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

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卽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

有侵盜聞我貢賦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變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歛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滎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畱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迂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懼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赦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廝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

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緝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賀銅易薪歲鑄鑄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仰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畱所居修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賞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

唐書百四十九
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
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
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
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
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
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
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
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
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
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
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
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

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
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
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千人天下以爲寃時炎兼
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
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
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
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執經還官求追
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
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旣被誣
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簫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
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
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

使流離死。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爲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備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

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憂，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秀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人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元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

唐書百四十九
五
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
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蔽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
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爲冗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
勸刺史李芄斂羨錢交權倖芄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
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
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
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宰
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
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帝立德裕得罪濛
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爲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爲觀察使所畏建中

未召爲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頔代之暹
終潮州刺史頔字休明河南人初爲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
翽鎮山南東道表爲判官翽死亂兵手頔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
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爲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
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爲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
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
杜宗判度支表爲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
宰相欲以潼爲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
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爲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
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爲剽宣宗怒欲討之
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
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

唐書百四十九
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
右諫議大夫出爲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
察使召爲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
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爲南詔
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
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疆國富民術天
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爲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
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爲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
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卽斬首進明懼不知
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
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旣謁見卽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

出以江淮爲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
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
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
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
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
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旣當國又鑄重
規一代五十會物痛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爲非是詔貶忠州長
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
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爲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
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
表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

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爲太子賓客東都畱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第調右司禦曹參軍高適鎮劔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卽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雜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爲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

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爲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復以參欺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畱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

尹穉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
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
劔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
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
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
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
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
公職乃公喪官緝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史不一歲家輒鉅
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
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
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
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

乃窮劾繁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絜勤力晨入官署夕
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
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
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
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
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
兵江淮輸物畱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及關德宗已西狩乃督
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
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卽至帝曰道回遠
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
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

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
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
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
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
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
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
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
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異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鄆尉
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
年徙江西異銳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
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

廢不振賦入朘耗異涖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
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
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異
對程異坐王叔文廢異特薦引之異之計較精於異故異能善職
益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異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
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異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
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異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異
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異卽劾參交
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
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
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僨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

終



唐書百四十九

安政第五曆重九前日用万曆本一校句讀了

少納云友夏書

